

说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

李中合

(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编辑部 726000)

摘要 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一诗,是历代送别诗中的典范之作,而超越历代送别作品之处,在于对视角范围的集中描写,并由此而表达出李、孟二人的深厚情谊,其深厚情谊的内在相通因素有相貌脱俗、侠肝义胆、政治理想、淡泊金钱四点。

关键词 李白 送别诗 情深意重 视角描写 相通因素

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,是一首脍炙人口、流传千古的送别诗篇,通过黄鹤楼前对好友孟浩然的送别描写,道出了朋友之间绵绵无尽的别离之情,体现出李白对朋友的一片赤诚之心。读来情真意切,荡气回肠。全诗四句:

故人西辞黄鹤楼,烟花三月下扬州,
孤帆远影碧空尽,惟见长江天际流。

故人,老朋友。李白自25岁走出三峡,即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漫游生活。这段时间,他定居湖北安陆,并以此为中心游历了襄阳、金陵、扬州等地,结识了一大批道友、诗友,包括比他大12岁的孟浩然,并视为知己。西辞,告别黄鹤楼东去。黄鹤楼旧址在今湖北武昌蛇山黄鹤矶之上,传说三国蜀人费文伟在此地乘鹤登仙;一说仙人王子安曾乘黄鹤经过此地,故名。扬州,即题目中广陵之别名。烟花,形容翠柳如烟。

诗的前两句是叙事,在叙事中包含着淡而深长的抒情成份。此联点明送别的地点是“黄鹤楼”,对象是“故人”,时间是“三月”,季

节是“烟花季节”,所到地方是“扬州”,方向是“西辞”东去,地形是西高东低。14个字,简洁明快,把送别之内容包囊无余,令人拍案叫绝,但更令人绝倒的则是后两句中的描写抒情。在描写抒情中,诗人不去涉及送别景色的凄凉、心情的沉重,声音的悲怆,而是把饱满的笔墨集中在送别的视觉客观描写——“孤帆远影碧空尽”之上,用“孤帆”写刚离开时所看到景象;用“远影”写船在时间的推移中行进在远方并渐渐渺小、模糊的景象;用“碧空尽”写朋友的船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,构成一个由近到远、由清晰到模糊的视角移动差。视线愈来愈远,心情愈来愈怅然,不仅体现出流水般的依依别情,更道出了江水一望无际的浩渺壮阔,再贯以“孤”字,更寄遇了对友人的怜惜。第三句的包容度煞是饱满,表现了作者的高度概括力。写完第三句,连读者的眼睛似乎也有些困倦疲惫了,诗人送别情感也好像有了驻足。然而,诗人写送走的眼神却仍然没有离开朋友远去的方向,由“惟见长江天际流”可见眼神的一动不动,仿

佛送者此时此刻已完全处在身心两忘之中,那颗赤诚的、依恋朋友的心早已默默地跟着朋友到了天涯海角。这里,一个呆呆的、只是眺望远方的失神、伤神送别者形象如在目前,深厚的友情暗暗传出,荡涤和扣动着读者心扉。第四句来得入情入景,激越深沉,是对第三句的续写,是依依别情的延展和深化。由此可见,诗人在后一联中,完全把所有的离别怅然之情集中、渗透在视角描写之中。眼神的专注描写成为送别诗中最独到、最突然、最能强化感染读者的新颖技巧,收到了写部分、见整体的艺术效果。本诗不写声、不言泪、不铺排、不渲染,仅以4句28个字,道出了深厚真挚的友情,足以给人心颤骨软的感人力量,其功夫自是历代送别诗中的典范。

情薄则浮泛,情真则意深。李白的朋友很多,诸如杜甫、王昌龄、王伦、晁卿衡等,何以与孟浩然交情如此深厚?说诗之外,容许稍加饶舌。

——相貌脱俗是其一。

南朝道教人物陶弘景的三传弟子司马承贞曾大加称赞李白“有仙风道骨,可与神游八极之表”;秘书监贺知章也奇其有“奇白风骨,呼为谪仙子”。可见李白颇具仙风道骨,相貌确是不俗;而孟浩然虽是多病,但却“骨貌淑清,风神散朗”,据其好友王维所画像看,“状颀而长,峭而瘦”,再“衣以白袍”,脱俗之态自见。不仅如此,孟浩然诗才在盛唐也是屈指可数、名贯天下的,故而李白对其表示出由衷地倾倒:“吾爱孟夫子,风流天下闻,红颜弃轩冕,白首卧松云。”

——侠肝义胆是其二。

李白曾与蜀中友人吴指南同游楚地,指南死于洞庭湖上,李白“禔服痛哭,若丧天伦,炎月伏尸,泣尽而继以血,行路者悉皆伤心。”“先权殡于侧,后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。”李白结交之重义可见一斑。

而孟浩然为了朋友则更不计个人前途、生命之得失,40岁长安放还以后,连李白都梦想“生不用万户侯,但愿一识韩荆州”的韩朝宗,约孟浩然西去长安,“欲荐诸朝”,而孟浩然却因朋友剧(聚)饮甚欢,不赴。并言“业已饮,遑恤他。”朝宗怒,辞行,浩然亦不悔。到底因好友王昌龄游襄阳而“相得甚欢,浪情宴谑,食鲜疾动”而“疾疹发背”,“终于冶城南园”。宛如孟浩然所言的“吾与二三子,平生结交深”。

——政治理想是其三。

李白是一个始终有着大济苍生,积极用世、富有雄心壮志的人,表达的诗句有“壮志恐蹉跎”、“天生我才必有用”、“吾辈岂是蓬蒿人”、“待吾尽节报明主”等,并以大鹏自况;而孟浩然亦非凡夫俗子,他表达抱负的诗句有“俱怀鸿鹄志、昔有鹤鹑心”,“寄语朝廷当世人,何时重见长安道?”“安能与斥鹳,决起但枪榆。”可见二人志向高远,均欲干一翻事业。可惜孟浩然一世白衣,不曾踏入仕途半步,而李白虽有长安三年的供奉翰林生活,但却是怀着“安能与群鸡,刺蹙争一餐”的心情而愤愤离开的。就此来看,二人命运之多舛,何其相似!

——淡泊金钱是其四。

李白出身于商人家庭,极其富有,故能轻财好施,扶危济困。在扬州,“不逾一年,散金三十万,凡落魄公子、悉皆济之。”然而他在结交朋友时,并不曾以此炫耀,而注重“片言道合”,对穷困朋友则认为“廉夫唯重义,骏马不劳鞭,人生贵相知,何必金与钱”(《赠友人三首》)。而孟浩然虽然贫困,也曾有过“安能守固穷”欲以摆脱困境的意愿,但他并不贪图钱财,并不四处打秋风,而是“行不为饰,动以求贞……游不为利,期以放性……”有着至纯至美的操守。这种安贫乐道的思想性情正是李、孟二人情投意合、结交深厚的切合点。

【责编：方忠铭】